

這一刻，所有烏雲一掃而空，天空晴空萬里，而一直以來的自卑感也被驅趕而去。

從小，我有一個好玩伴允心。她是我的鄰居，與我同齡。她性格開朗，彷彿所有美好的形容詞都能形容她。大人們常說：「允心比你好多了，每次考試都在前三名，而你只有後十名。多向允心學習吧！」那時候的我還小，根本不懂大人話裡的意思，只覺得他們很可怕，像動物紀錄片裡會吃人的大老虎。我曾經與允心聊過此事，而她安慰我：「明明向羚也很厲害呢！我很欣賞你拉小提琴啊！動聽而悅耳。」可是在成年人的世界中，我拉的小提琴不外如是，因此我並沒有把允心這番話放在心上。

慢慢地，我們升上高中。一如既往，允心受歡迎，而我只是她的影子。每當有人想送情書給允心，我都來者不拒地轉交予收信者，可允心從來沒有接受任何人的告白。我不明白，所有人圍着她轉，當一個備受寵愛的公主不好嗎？這不是我一介凡人能理解的。

有一天，允心遞來一張宣傳單張，想邀請我一同在樂團演奏小提琴。我困於會否被討厭的考慮，因為大人們多次厭惡我的音樂，視其為帶壞小孩，不學無術的表現。而允心再一次說出童年時安慰我的話：「明明向羚也很厲害呢！我很欣賞你拉小提琴啊！動聽而悅耳。」這番話在我的腦海翻滾：我真的值得欣賞嗎？我可以嗎？每逢有這些想法，允心的話就如海裡湧起暖流，暖流遍布全身。我想去試試，無論結果如何，我想在接下來的路上奔跑，於是我提交了申請。

入團前要面試是常見的事。事前我拉着允心一遍又一遍練習，我們好像又回到每天都要黏在一起的童年時光。我不厭煩地重複拉上同一段的樂章數十遍，只為了不會有一個音符出錯。我努力追求完美，允心全看在眼里。面試當天，我毫無保留地交托出我所有的努力，獲得評審老師的讚許和高分。同時被我拉着練習的允心，雖然不如我的分數高，但也得到讚賞。

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得到欣賞。

加入樂團後，我被安排到第二排，這是老師對我的鼓勵，期望我會為樂團帶來新動力。允心也為我高興，儘管她在第六排，但她臉上純真的笑容和真心的祝福正在為我打氣，她仍然欣賞我。因此，我更加用心地學習老師教授的技巧，更加用心地練習同一段樂章，更加用心地和身邊人打好關係。

很快迎來第一次表演，我緊張得顫抖，有種麻雀攀上枝頭搖身一變鳳凰的感覺，於是允心安撫我：「你能走到這步很厲害了哦！我最欣賞你了！」這句話給予我莫大的信

心。我已經不同往日，現在坐在演奏席的我是樂團的一員，我曾付出的汗水將令我獲得第一次的成功。這一刻的我，不想再被看不起。

站於我面前的指揮提起指揮棒，停頓，揮動。所有演奏人員撥弄著自己的樂器：鋼琴、長號、鼓、小提琴……一同演奏我們的交響樂，讓聽眾享受我們奏出悅耳的樂曲。交織起來的音符在我面前跳動，指引我如何利用小提琴發揮我最大的才能。我的心臟劇烈地跳動，臉上滿是喜悅。我如同在茫茫沙漠找到水源的旅人，得到名為音樂的甘霖。

我的心靈歡呼著。為此，我交出全部，直到指揮棒停頓，落下。觀眾席一瞬間被鼓掌聲填滿，不對，我的心被填滿。經過演奏，體力有點不支，汗水沿著我的下巴滴落至地上，然後是淚水的滑落。感動的淚水沾濕了我的臉，我絲毫沒有察覺，只因我沉浸在完成第一場演出的成就感。我站起來，跟著大家一同向觀眾致謝。過後，我扭頭看向身後的允心，她落淚了，我不知道原因，但我猜，我們的心情一樣。

我在後台與她相遇，她向我跑來，衝擊力有點大。允心說：「明明向羚也很厲害呢！我最欣賞你拉小提琴了，在我心裡動聽而悅耳。」

這再次感受到允心打心底裡的欣賞，要不是允心每一次都在我背後推動及支持我，也許我還會一直自卑下去。以後，我會帶著這次學會的自信，再一次，甚至無數次的參與演出。

經過這件事以後，我終於懂得欣賞自己。